

新文科建设与教育改革

杨云安 张立伟

东莞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新文科教育是当前教育改革热点话题，围绕新文科课程建设与改革，高校、政府部门都积极参与其中。文、理工科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招生数量、就业市场等都存在明显不足。二者在培养模式和教学方式以及价值塑造方面也有明显差别。在越来越多全球危机挑战面前，加强文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在知识体系、跨学科思维、学科课程设置方面强化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现，促进文科教育复苏，丰富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视角，有助于解决当前文理科对立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新文科、高等教育、学科融合、教育改革

一、新文科教育理念与高等教育

新文科教育改革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希拉姆学院提出。2017年开始，该学院对学科专业进行重组，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文科类课程中，探索跨学科学习模式。这种课程设置改革是新文科理念的一个重要探索和尝试。它打破文理科之间的知识体系界限和隔离，将文科所负载的思想文化与思考能力与其他学科的知识生产建立一致性的联系，培养能够满足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在新文科概念提出后，引起了美国高校界响应，纷纷探索新文科建设和发展方向。

新文科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一战后有学者认识到了西方社会教育中隐含着危机。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人的社会性价值，提升了工具性价值。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由于不能共享知识越来越成为封闭的学科堡垒。英美教育界已经开始关注文理科教育方式造成的理性和感性，科学和感情，效率和价值之间的对立。萨顿提出了“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希望将科学置于人类发展历史之中，让人们以某种历史的视角来看待科学，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敬畏，科学并非万能，人类却经常无知。在他的努力下，科学史成为很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常设课程和研究课题。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了“新文科系列”（New Liberal Arts Series）著作探索新文科与理工科的融合，同时该校也一直坚持“把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作为教育伟大的工程师、科学家、学者和公民以及保持学校创新能力的基础”。

国内高等教育界对新文科理念也十分关注，从

政府部门到高校也在第一时间跟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科教育模式。2018年教育部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新学科建设要在目前教育方式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改革，推动教育教学方式转变，促进知识生产、创新方式改变，培养更加符合社会未来发展需要的人才。2019年4月，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明确地提出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其中新文科建设则是着眼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和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育领军人才。

发展新文科是为了满足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要求，对“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也有积极促进作用。发展新文科战略是教育部为应对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前瞻性方略，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文科与理工科的交叉融合。“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至，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价值理念。文科教育面临全方位的深刻变革需求，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1]要借鉴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经验，以解决国内外已经或将要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为方向，以提升我国国计民生综合行业水平为直接目标，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培养大批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实践需要的人才教育道路。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或者其他各种学科，变革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面对各类不确定危机挑战前的未雨绸缪。

二、当前文科教育面临的挑战

文科专业学科数量明显偏少，专业学习人数减少，就业市场萎缩。从专业设置数量看，文科专业数量明显少于理工科类专业，选择专业人数也普遍减少。此外，由于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社会层面重理轻文的取向也影响到了高校就业市场，很多用人单位和机构在招录过程中往往优先选择理工科专业背景学生。只有少数对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岗位会选择文科专业。目前出现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技术、基因工程、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市场需求大，就业市场受到追捧。这些就业市场待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专业，对高校人才培养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家长、学生、用人企业和高校都将关注的焦点和投入的资源有目标性的向理工科专业靠拢。造成了文科专业的受到冷遇。再加上培养机制走向僵化、实践资源相对匮乏等原因，文科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文科专业正在走向孤立甚至成为“学科孤岛”。

人文学科在人才培育模式和教育方式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学科专业，无法通过投入可量化的资源、可复制的模式实现人才的批量生产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从知识生产方式看，理工科依赖具体的实践活动如实验、观察、计算和比较研究，可以直接通过公式、数据、定理的习得在很短时间内掌握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前沿成果。文科则是一种基于观察、内省、直觉和思考获得对客观世界理解和认知知识，并建立价值体系作为精神世界的内容，侧重于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思维方式的建立，研究能力的掌握，这意味着学习者必须要重新走过前人的研究之路。“人文知识本身具有弥散性和多元化特征，每一个人在领悟上存在时间差异和多方向性，导致人文学科的教育仍须从经典开始认真完成每一个步骤。”^[2]比如通读经典著作，掌握更多更全面的学者观点、理论和思想体系，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实现知识的生产。这种知识的创新取决于人的思想水平和研究能力，包括理解、思考、分析、对比和类比、创新。文科的知识生产方式更多地依赖于对已有知识体系的反思和创新形成新的知识概念，通过思考活动组织成具有创新性的思想和观点理论。其来源是多样的，其方向也不是固定而是发散的。

在教育目标和社会财富创造方面有很大差别。

人文教育围绕培养人的价值、人格、理性、道德素养为核心，属于理性价值范畴。它以人性的自觉与实践为核心，是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是对精神文化的高度珍视，是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自然科学的大多数学科直接参与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和分配过程，属于工具性价值范畴。在现代社会。工具性价值地位事实上是高于理性价值的，因后者可以可见、可得、量化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投入-产出。这种倾向在教育各个环节都有明显的体现。一是教育目标从培养通才培养转变为专业性人才。教育目标都是将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培养成具有较高道德素养，较高技能水平和较完善人格特质的人群。这个群体能够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各方面发展进步。只不过因学科高度分化导致达成预设目标越来越力不从心，只能勉强达成部分。二是教育内容从全学科知识转变为专业性学科知识。传统的教育是通识性教育，传授或者教授的是所有人类社会知识。现代教育因为学科高度专业化，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授专业性知识，以保证被教育者能够系统掌握领域内的知识。三是教育价值指向从关注人本身转变为关注社会。前者是把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贯穿于教育过程。现在则是以社会为实践中心，将社会的发展变化及产生的需求贯穿到教育过程中。四是教育的评价体系从精神理念层面的“成为人”转变为社会生产领域的“成为产品”。“成为人”就是将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塑造为具有独特特性和完善人格的个体，具有明显的精神存在性特点，“成为产品”则意味着要把社会群体的成员塑造为能够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需要的一种物质存在，这两种思路实际上反映出是人还是物的差别。

要重视人文思维和精神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避免由于缺失造成社会危机问题的加剧。二者本来只是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但是却因为人的认知缺陷走向了对立。科学研究离不开人文精神的熏陶和培育，人文学科实际上也会因科技进步而获得新的灵感和启迪。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价值理念的丧失将孕育更加严重的危机。例如随着人对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人类的感官感知能力正在降低。长时间关注电子图像实际上损害了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工作方式。生物制药技术的发展有效改善人的体质水平，提升健康水平但是

也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间不平等。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也加剧了贫富分化。他们给人类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人如何在“人工的世界”中保持批判性思维能力,保持生物特质决定的“人的生命本质”。这些都为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忧。在当今全球化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危机将不会被传统的地理因素阻隔,而是会演变为全球性危机。

三、学科融合推进教育改革

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社会分工更加复杂,社会职业更加丰富,产业技术岗位和生产环节更加多样。培养什么的人才才能满足社会发展是教育机构需要始终正视的问题。高校已经从传统的文化延续、人文精神传承功能扩展为服务社会、培养人才等方面。新文科教育理念的提出的既是对当前教育改革的指引,也将加快相关学科建设和探索。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探索培养更加满足当今社会需要的多样性人才,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诉求。这样的人才既要有专业的学科技能理论和实践知识,也要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同时也有不断提升自身人文素养和价值的追求。要以培养专业性人才为方向,也要以通识教育理念指导具体培养工作的过程,促进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双重进步。

新文科建设主要以促进文理科融合为方向,以人文素养和精神驾驭已经脱缰的自然科学。“新文科的确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但它不止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它还包含着一种‘超学科’视野,意味着一种面向生活世界复杂问题解决的新型研究与教育。”^[3]这种融合首先表现为知识层面的传授,研究方法的借鉴和价值理念的熏陶。学科融合是人文和自然融合,培养具有深厚人文情怀的和价值理念追求的专业性技能人才。过于偏重技术训练往往会缺乏人文熏陶和文化素养,这会导致创新能力和批判思维不足。因而,学科交叉融合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文科”建设面临三大挑战:其一,人文科技的交叉领域研究要警惕陷入技术主义、功利主义的窠臼,防止出现以科技为主体、以人文为附加项目的所谓“交叉融合”趋势。其二,避免将自然科学披上人文学科的外衣,掩盖真正的融合。人文学者普遍缺乏系统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后者的研究人群和学者往往也对人文学科知识浅尝辄止,将人文精神、人性价值的理

解停留在表层,难以理解背后的现实关怀。其三,在文理融合的大背景下,要避免为了融合为融合,要选取适当的专业和适合的方式,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实现。为了促进文理融合不顾客观规律。

新文科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贯通,即基本的知识、典型的思维方法、人文价值体系都要与其他学科进行适当融合。目前教育所推广的学科交叉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知识层面,难以将人文精神深植被教育对象。“人文知识是人文素养的基础,人文精神是人文素养的核心。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对人的意义的深刻认识及对人的情感的关怀。”^[4]在内容方面要实现普及型教育,在思维方法上要探索开设选修性质的课程,在价值层面要开设相关学科的选修课,完善教学课程内容体系。“要突破传统文科的知识体系,不拘泥于本学科的框架内容和知识要点,而是具有跨专业、跨行业、跨领域的特点,将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创新思维、知识技能等全面渗透到理论体系的每一个关连点,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具有本土文化。”^[5]要关注人文学科的热点内容,从技术角度提供解决方案,或者打破学科界限,将对自然现象、问题的关注扩展到社会全领域,关注那些被掩盖的现象和事实,研究“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洞悉不同现象联系的关键点。

新文科要摆脱以工科、理科为代表的科学认知逻辑,淡化对价值、效率、成本等自然科学价值属性的追求,强化对人性、美德、道德的价值引导。技术和科学都是人探索世界的一种过程,其终极目标仍然是通过这以探索过程,实现对绝对存在的无限趋近,解放客观存在对人限制,解放人本身。东西方文明千百年来发展历史都验证了谋道不谋食才是教育的根本追求和目标。这一目标却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异化为人对自身的第二次“囚禁”。如果说表象世界是人难以突破的界限,那么近代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精神对世界的改造使得人的自我解放和突破难度大大加强,以至于更加遥远。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现代性过程中偏离了本应坚持的运转轨道。人类文化轴心时代留给今天人类的遗产,还剩下对未知的好奇和探索,充斥人们思想的欲望是物质和非理性占有。人类所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所窥破的自然规律和奥秘,本应该成为提升心智,接近真理的路径,却被人性的欲望漩涡所拖拽,成为禁锢人智慧之光的乌云。

以人文精神培育目标，构建新的教学或者课程体系。新构建的学科要加入深厚的人文关怀，特别是要融入近代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那些危机好灾难事件，作为反面的案例，破除对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科学万能的迷信。要增强对客观世界的敬畏，要提高人性的价值，要培育具有更宏观视野和关怀的人才。“用构建跨学科的新课程群来培养学生独特的跨越学科界限的思维方式，努力拓展其知识视野，推动传统研究方法转型，用跨学科视角探讨新的社会问题并加以解决。这种新的培养模式将造就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6]高校可以探索以每一门自然学科为单位，开设专门的融合必修课和选修课，完善课程体系，增加人文精神教育内容。在一些重要学科可以尝试开设专门的学科发展史，增加一些重大灾难案例，引导学生反思学科发展，增强对社会、个人的理性反思。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分裂带来文明灾难。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增多，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没有一门单独的学科或单独的知识分支有希望为我们文明中令人生畏的问题提供突破性的解决办法，例如：贫困、自残的疾病、不平等的食物和水的分配、气候控制等等。”^[7]这些危机背后隐含是理性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分裂。人们还没有走出迷信科学的误区，更加寄希望于科技发展，反而带来危机的加重和问题的复杂。在当前科学决定论的背景下，想要扭转这种认识是很难的。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并非整齐划一地限于实验室、操作台或者数据报表。从气候变化到贫困到疾病，我们时代的挑战在本质上和规模上都毫无疑问地与人相关。工程和科学中有待解决的问题总是内嵌于更广泛的人类现实，从能被深刻感受到的文化传统，到导致政治紧张局势的各种因素。”^[8]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仍旧没有解决饥荒、温饱、自然灾害、瘟疫、不平等等问题，丝毫没有意识到日益迫近的危

机。这些问题和危机背后就是价值观断裂危机。全球化已经扩展到所有地区和国家，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参考文献：

[1] 李永杰. 推进新时代文科建设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 - 06 - 03(1).

[2] 吴岩, “守城”到“攻城”: 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转向, 探索与争鸣, 2020年第1期26页。

[3] 赵奎英, “新文科”“超学科”与“共同体”——面向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 南京社会科学, 2020年第7期, 第130页。

[4] 唐衍军 蒋翠珍, 跨界融合: 新时代新文科人才培养的新进路, 当代教育科学, 2020年第2期, 第72页。

[5] 黄炳超, 高等教育现代化视域下新文科建设的思考,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0年第18期, 第4页。

[6] 周统建. 地方行业高校如何推进“双一流”建设——以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的江苏四所行业特色大学为例 [J]. 中国高校科技, 2019, 第1期: 20-24页。

[7] Darbellay et al. eds. , A Vision of Transdisciplinarity: Laying Foundations for a World Knowledge Dialogue, Raton: EPFL Press, 2008, p. xx, p. 206.

[8] 石云里, “第三种文化”视野中的新文科, 探索与争鸣, 2020年第1期19页。

作者简介：

杨云安(1987.7-)男, 东莞理工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反分裂主义、国家安全等。本课题是东莞理工学院质量工程项目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201902052。

张立伟(1987.6-)男, 东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